

■ 椿 ■

獎金

從美國來的這封信到的太晚了。委員會想當然爾，一直認定對方會接受的，可不是嗎？除了巴斯特納克、沙特，還沒有誰拒絕過。所以當A博士打開這封信的時候，他自己，或者另外兩位委員——B博士跟C博士——壓根兒就沒有想到這可能不是一封尋常的接受信！A看着那封打得密密麻麻的信。B跟C坐在旁邊，好不耐煩，呆坐在A臉上的怪異表情，太教人莫名其妙了。A放下了信，一顆顆的汗珠子從他的額上冒了出來，「好啦！我們現在曉得了！」

「曉得什麼？」C開口了，「這信怎麼講的？她接受嗎？」

「她接受了！」A把信遞過去，「你自己看吧！」

C的反應有自己的一套！他看完了信把它交給B的時候，臉上青紅皂白各色具備！「天！」他倒不一定在問那一個，「這種事為什麼一定要找到我們頭上？」

「這種事遲早會發生，」B說，「我們不過倒霉些吧了。」他把信還到面A前，「至少今年的頒獎儀式是值得回憶的！」

「這怎麼行？」C是越來越想不開了！「我們不能把這諾貝爾醫學獎頒給這……這C. Edie！」

A說道，「可是得獎人的身份是這麼千真萬確！」

「我們還可以把它頒給別人的。」

「不可能啦！我們向報界透露太多了！全世界都知道醫學獎要頒贈給那癌症起因的發現者，新治療法的奠基者！」

B說話了，「想想看吧！那要來的餐會，那禮堂，那鮮花，A教授衣冠楚楚的，向底下那些貴賓宣佈——諾貝爾醫學獎要頒給——」

「得啦！」A很不高興的說，「這我也想像得到！」

「可恨這些美國人！」C聽得滿頭大汗，不停的擦着，「真不能相信他們！把這樣重要的發現，當做一份普通的實驗室報告發表出來！他們總該有點良心吧！」

「他們真是這樣！」B接道，「偏偏全世界，包括我們三個在內，就沒有人看得出來，也該怪我們自己！」

「話也不能這麼說」，A咕嚕着，「要不是這個發現萬分有效，令人鼓舞，我們也不會惹上這一身騷！居然百分之九十五的癌症藥到病除，誰不認為這是本世紀以來醫學上的最傑出貢獻？」

「問題不在這裏呀！」C辯說，「這一來醫學獎成為人們的尖柄，沒有那個有成就的醫生肯拿它了！這是它的天鵝之歌呀！」

「可是你想得出誰有過這同等份量的發現？」A反問。

「這也是！」B說，「真希望那些D實驗室的仁兄們在文學而不是醫學上露這一手，看看學術院的文學同事們怎麼出這個醜！」

A洩氣的回答說，「在他們那好辦多啦！畢竟文學的標準是活的

！很不幸，醫學只講鐵一般的事實！」

「這就是咱們的致命傷！」B道。

C還想死馬當作活馬醫，「總該有個出口的，我們從沒有懷疑到D實驗室是一個物理科學而不是一個生物科學的研究機構，也許。」

「我不同意，」B揮嘴，「方法沒有結果重要！癌症問題是真的解決掉了！」

「的確，幾十年來人們不停的猜說，也許解決癌症的答案早就在文獻中了，但却讓C. Edie給完成了！」A無限感慨！

C嘆了起來，「你說C. Edie，天，C.E.D., Computing, Extra-polating, Discriminating，美國紐澤西D實驗室的產品，一部機器！這些到處給名字的美國人！一部機器得獎了！不是異想天開嗎！」

A搖着頭，「我們是走進死胡同裏了！我們就是想把獎金頒給設計跟製造Edie的一羣工程師都辦不到。寫信來的F博士說得很清楚，這發現是Edie的，不是他們的！就好像我們不能把獎金頒給愛因斯坦的父母親一般。」

「你想我們秘密進行頒獎怎樣？」C窮則變了。

「怕行不通，我們以往把諾貝爾獎公開化的工作做得太好了些。」

B又來了，「我想像得到這一身金屬光彩的受獎人會帶來什麼反應，一個兩公尺見方的不銹鋼箱子，裏面到處是微縮線路，外表燈光閃閃，還發出齒輪運轉的響聲！你準備把獎章往那兒掛呀！」

A發抖着，「別講下去行嗎！我個人真希望這Edie、F博士、D實驗室都已葬身魚腹，掉進像瑪莉安娜海溝那樣可愛的地方。」

C接着，「真不能信任美國人！我一向主張獎金只發給大西洋這一邊的。這邊人們開化多了，至少神志是清明的！把人格加進計算機裏，我猜他們存心開這個玩笑？」

「不是的，他們只是喜歡給東西命名吧了，尤其用女性的名字！表現他們的不安全感，一種母親意結，越扯越遠了！我看沒有別的法子，不管怎樣，沒有理由機器就不能得獎！我們只問誰在醫學上有最偉大的貢獻。」A是累極了！

「我擔心皇上他會受得了？」B問。

「皇上！別提他行不行！」C不敢往下想！

「我看他不會在乎，他會認為很有趣的。」A祈望着。

「皇上是一個好皇上，可也有個限度！」C反駁。

「你別忘了，Edie是皇太子的救星，而皇上是萬分喜愛他的。

我想皇上會合作的。」A不能不作結論，不消說，他是累極了！

——發生時間：西元一九九九年。

——發生地點：瑞典皇家學術院諾貝爾醫學獎評選委員會辦公室